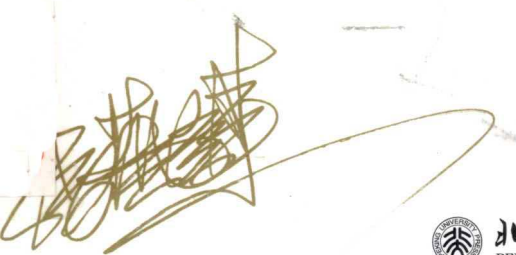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艺谋的作业

张艺谋 ● 图.述
方希 ● 文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张艺谋的作业 / 张艺谋图. 述 ; 方希文. — 北京 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301-19808-7

I. 张… II. ①张… ②方… III. 传记文学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244717号

书 名： 张艺谋的作业

著作责任者： 张艺谋 图. 述 方希文

责任编辑： 秦雯

标准书号： ISBN 978-7-301-19808-7/G · 3269

出版发行：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： <http://www.pup.cn>

电 话：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

编辑部82893506 出版部62754962

电子邮箱： tbcbooks@vip.163.com

印 刷 者：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经 销 者： 新华书店

715毫米×980毫米 16开本 14.5印张 124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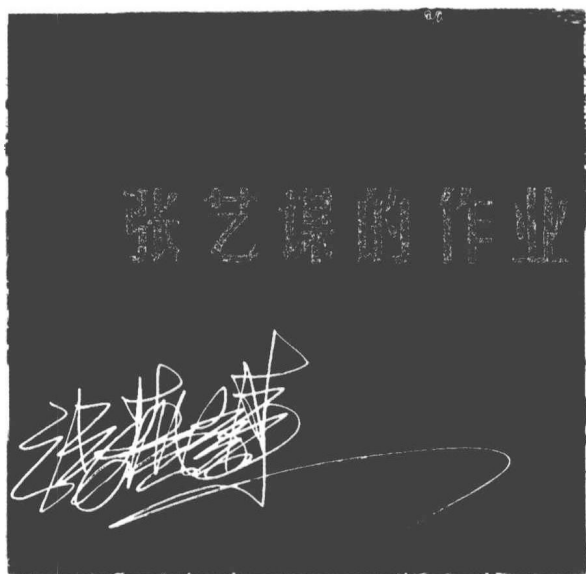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 48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；电子邮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

张艺谋→图.述 方希→文

.....	目录			
.....	序	/ 引言	/ 作业	/ 跋
.....	004	005	011	213

序

2010年底，要拍《金陵十三钗》，将在南京待半年多。出发前的几天，我都在整理东西，意外发现几十年前拍的照片。正巧两位作家肖克凡、周晓枫在，便拿给他们看，不免感叹一番。不料两位作家更为感慨，建议我干脆为这些照片出本书。

出书？吓我一跳！从没想过自己要出书，观念中，那总是跟“树碑立传”之类的联系起来。外面流传的许多关于我的“书”，都不是我写的，充其量是访谈的汇集，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怎么来的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尤其是我，对“书”和“作家”这类名词是充满敬畏的，很仰视，不敢做非分之想。

坦白说，我又很受诱惑，这些照片都发黄了，再搬一次家搞不好就弄丢了，成了书，当然会非常体面地保存下来，我第一次动了心。

之所以想保存这些照片，并不是怀旧和自恋，而是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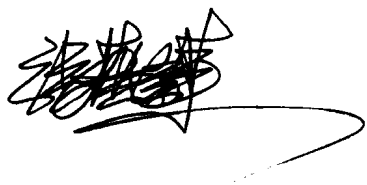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知道“命运”是什么，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，那是许许多多挣扎

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，无法设计和捕捉。我不能解释“梦想”这个词，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。对我来讲，梦想曾经是：能不能有个好出身，能不能大吃一顿肉，能不能不上夜班，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……它是非常入世、非常具体的，甚至俗不可耐，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。

这些照片都是我“梦想”的记忆，幸亏我学的是摄影，还有影像为证，许多人的梦想恐怕连影子都找不着了。

感谢方希和周晓枫，她们用合适的方式打消我的顾虑，使我免于遣词造句以及自我标榜的尴尬，我只是说话就行了。因为职业，说话我还行。

我很同意“作业”这个说法，人生在世，都有一份作业。



引言

张艺谋坐在我的对面，我们中间的桌上放着两摞照片，一部分是他在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织袜车间当工人时的摄影习作，一部分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上学时做的作业。背后是他这些年的电影海报，有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十面埋伏》和《英雄》，最新的《金陵十三钗》倒还没看到。相比之下，做工人时的摄影习作制作得更为精良，照片贴在大16开白卡纸上，有些照片下面有他非常工整的笔迹，交代摄影背景、时间、技术数据。大学摄影作业除了少部分还能享受精心制作的待遇之外，其他都散装在标有“上海牌3号光面相纸”的盒子里，它少说也有30年的历史了。

和视频资料上看到的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领取金熊奖的张艺谋不一样，那时候他穿一身灰西装，打鲜红领带，像去相亲的乡村青年，现在他着一身黑便装，不张扬，细看讲究。

“这本书不是传记”，他强调，“所谓传记总是树碑立传，都有个潜在的倾诉对象，要么要给世界留下一个定妆照，要么在心中耿耿于怀很多陈年旧事，这两种需求我都没有。几十年的事，好多大家都知道，你现在写一个老帮菜的成才之路，

也没人爱看……人们也许会愿意看一个人累积的那点心得和教训，不过以影像为媒介说话的人，这些也未必是强项。”

我有点理解了，当年和他一起合作奥运会开幕式的伙伴说他，不断说话，与其说是说给别人，不如说是给自己。不断质疑，不断翻案，罗列出各种不可行，而且一会儿一个主意，工作室的人都说，他上厕所之前说的事儿，上一趟厕所回来，全推翻了。

“解释也许是人自觉在受委屈后最本能的反应，委屈谁都有，不过委屈和幸运一样，都不可复制。我现在看很多明星在微博上字斟句酌地解释，都替他们费劲。这些东西就对自己有意义，还未必是正面的，大众其实并不关心。”我知道他不可能开微博，大概是潜水看来的。

张艺谋很犹豫，我很清楚。他不想做传，我也不想。他还没到做艺术总结和人生总结的时候，再说，这事儿他未必愿意做，我也未必能做。和他做其他项目一样，他在为这本书找魂儿，或者用他的话说，他在为这本书找范儿，你用个什么口气说，说什么东西。

从2002年《英雄》放映以来，除了奥运会开幕式之后享受了一点厚爱，他从来都是媒体的素材，动辄骂声一片。被骂自然是不痛快的，不管这本书写成什么样，我们设想了可能的三种骂法：一、出新电影了，这回没得卖了，把几十年前的摄影作品都掏出来了；二、自恋，连那么老的照片都值得拿出来；三、哟，那会儿照得还不错，看看你现在，越过越抽抽。

这个设想过程是愉快的，张艺谋有消遣自己的趣味。他说的很多话落在纸上并不如亲耳听到那么活色生香，他几乎是坐不住的，说两句就站起来比划，神情生动，动作幅度很大，一段陈述之后，突如其来的停顿和一句话阐释极具喜剧效果，引来一番爆笑，他自己也乐不可支。我有时想起陈丹青说他：平时滑稽好玩，干起活来脸上恶狠狠的。他说起电影拍摄的某个场景，立刻就能进入片场状态，恶狠狠的表情回到脸上，那是一种跟事儿较劲的表情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“这些照片还是有点意思的，至少能看到一个人、一个时代不一样的细节。我上大学是个偶然，除此之外，当年的所思所想、激情渴望，都和同代人一样。但有些照片是个例外。”他说，“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出彩，不过它是有难度和需要准备

的……我们老喜欢看辉煌绽放，它背后一定有漫长和不为人知的准备，准备过程中你未必知道哪个方向会有亮光。”继而他开始怀疑这样做的价值：“准备是有价值的，也有苦中作乐的美感，你以为在消遣时光，其实你在为未来铺路。这么说会不会让人觉得太正？太有点想摆点儿资格谆谆教导的意思……要不就老实说吧，出版社想出本儿书，我想给自己留下一点印记，我们就凑在一起共同为繁荣祖国出版文化事业做点儿事儿。”他的表情一本不正经，全体笑倒。

我的角色，一个观察者，一个记录者，一个转述者。不论是当初的业余摄影爱好者，还是北电78班摄影系大学生，以及后来的电影导演，张艺谋一直在通过影像和世界交流，每张照片都会引发他的一系列回忆，一小撮感慨。他不爱写字儿，尤其不爱写自己。我来写。实话实说，把形容词副词收起来。

那么，开始了。

• • • • •

· · · 作

· · · 业

· · ·

· · ·

• • • • •

“每个人都是影像记忆。从你记事那天起，发生的很多事，比如你跟别人大吵一架，时间长了，说的话都忘了，但吵架的场景、凶狠的眼神你能记忆至今。”张艺谋说。

1988年他在台湾的大伯回到西安和父亲见面，那时候他正在筹拍《代号美洲豹》。他今天的回忆也完全是画面式的。夏天，夜里，热，屋子很小，电扇声音很大，呜呜吹。大伯和父亲长得很像，只是父亲更瘦些。灯光幽暗，两个老人光着膀子用地道陕西话聊天，说到瓦窑堡战役，说到当年那些战事，那些黄埔老同学的下落，声音低沉，空气黏浊。这就像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。

他有点以己推人，其实并不见得所有人都如此。很多人连自己十年未见的亲

人都未必记得住模样，但能记住几十年前说的话，有一些特别的气息，能让他想起来，嗯，十年前我在什么地方曾经闻到过一样的味道。

“我买了相机以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，我给你画一个吧。”张艺谋拿起笔，在一张白纸上画起来，他先画好框线，在里面画细节。

1974年，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买了一台相机，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。他卖血买相机的故事已经人尽皆知，这对塑造一个带点儿悲情色彩的上进青年大有好处，不过事实也没有那么浪漫。

张艺谋的表哥宁珑是他的启蒙老师，表哥爱照相。陕西一家军工厂出很便宜的华山相机，135的，只要8块钱，在当时也不能算奢侈品。张艺谋跟着表哥放过照片，一放放一夜，觉得挺有意思。闲的时候借表哥的相机出去玩过几次，之后就上了瘾，打算自己买个相机。

1971年，张艺谋从插队知青成了国棉八厂工人，一开始的工资是36块，后来涨到40块零2毛。对于轻纺系统的二级工来说，这个工资已经到头了。每个月的生活费有十五六块钱，加上五块十块的互助金，再有点其他花销，每个月能攒下10块钱左右。那个年代工厂组织献血是很正常的，健康青工，人人有份，献完血每人有20块

的补助，这些补助放到买相机的钱里。攒了三年多，加上点母亲的赞助，1974年，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相机，又添了几块钱买了中黄滤色镜。

“我端着相机在渭河边儿转悠，心里想着摄影前辈薛子江的话，用眼睛发现美，嗨，心里感觉那个不一样，我不正在向大师看齐么？搞创作嘛。”

早晨的渭河边儿，刚下过雨，有个老乡拉着头牛在犁地。土是深色的，一道一道被翻开，质感非常好。侧逆光，角度比较低，犁开的地看起来是一条条弧线，地平线放得高，人和牛都很小。

画完后张艺谋吐出一口气：“看起来有点后来《黄土地》的意思吧。”他画框线不用尺，横平竖直，这大概也是这行的基本功。

第一张照片有了比较清晰的构图感，放出来以后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：哟，拍得还不错。张艺谋做了个小相框，挂在宿舍床头，工友们来串门，谁见谁夸。“你想想，1974年，看到的图都还是那些革命的东西，这张照片就显得特别不一样。”

从插队农村到工厂，已经是个巨大的飞跃。原本以他的家庭成分，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，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，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，进工厂本来是件不容易的事。那个年代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文体。好在张艺谋篮球打得